

序与跋

故事里的“今生有幸”

——长篇报告文学《“三”生有幸》创作手记

丁捷



了我的文学“处女作”，一首咏叹汽车、轮船、公路和江河的诗歌。

19世纪德国伟大的教育家福禄培尔说，人的一生其实都走在童年里，他整个人，人性和人的整体性，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人的整个未来的活动在儿童已经有了萌芽。

——哦，我就这样与交通、与文学结下了终身的缘分。

今天，我慨叹，从焦港河到长江、黄海，从乡镇土公路到高速和高铁，甚至到蓝天白云之间的奔走、飞翔，我半个世纪的人生，每一个脚印和足音，都是“交通”编织出来的。

2021年底，我参加江苏省交通厅组织召开的交通系统文化建设专家咨询会，在会上，我讲述了童年与交通的故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江苏交控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在会后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行业系统里走一走、看一看。他们正在实施“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的“三个故事”工程，涌现了不少鲜活的事迹。

“这些故事感动了我们自己。”他望向我的那双眼晴里，闪烁着激动的光，他急切地说，“如果能感动作家，就说明我们成功了。”

大概是源于幼时种下的那份情怀，我不假思索答应了他。此后，我用了一年的时间，阅读了江苏交控数百万字的管理和发展方面的材料，接触了数百名交控人，深度访谈了50多位“路姐”“路哥”。我不仅是感动，有时简直就是被震动了。我在滚烫的公路上眩晕，在颠簸的轮船上下吐，体验他们的生活让“文人体质”的我出尽了洋相。在他们面前哭过、笑过，我为他们，内心经常涌动出疼爱，也激荡出骄傲。

于是，我创作生涯中第一部看起来是为别人而写、其实是真切来自自我情感的作品《“三”生有幸》诞生了。她虽说是一部报告文学，但来自我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于感动的一种“散文”状态。这部作品写出来后，我是那样的心潮起伏，心情久久未能平静。

这真的不是“成功”的一种兴奋，而是“遂愿”的一种欣慰。

初夏时节

蒋保林

时令到了初夏，微风不燥，细雨沾衣，目之所及，处处是青青的夏木，满眼都是苍翠的绿叶。这时节，盈目的绿渲染了城市，浸绿了湖水，空气中总有若有若无的清香。这是最美的季节，人间四月天，五月也芬芳，移步换景，处处有如诗如画的美景相依相伴。行走在初夏时节，脚步是轻快的，心情是愉悦的，时时可以听到远处布谷鸟的声声呼唤，“布谷、布谷”，那声音不免让我忆起故乡的初夏风光了。

故乡夏初，最为难忘的应该是青青的麦浪。夏风吹拂，村前田野里的麦苗挺直了麦秆，一眼望去，油油的麦苗布满了田野，满眼绿色。初生的麦穗在轻轻摇曳，偶有夏风吹过，那麦浪便好像池塘里波纹一样向远处荡漾开去，直至目之所及的远方。一直以为，绿色的夏麦最为养眼，因为那里面有丰收的希望，让人安心愉悦。杨万里有诗云：“小麦田间种，垂柳岸岸栽。风从平望住，雨傍下塘来。”田田的小麦，傍岸的垂柳，平望的夏风，下塘的微雨，江南的初夏是如此的迷人，让人久久难舍。儿时，曾长久趴在自家二楼阳台上，凝望那青青的麦浪和岸边的垂柳，总有看不够的感觉，可能因为其中涌动着无边的生机，抑或充满着希望，我也无法说透。以至长大后，睡梦里不止一次出现故乡那青青的麦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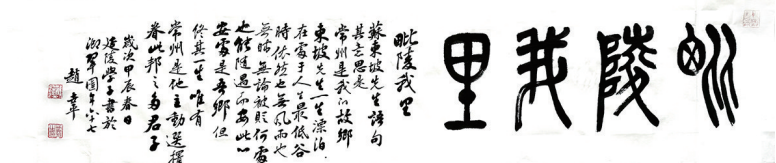
初夏的午后，我经常行走在村前的麦田边，偶用手轻触麦穗，让细细的麦芒抚摸手心，便生亲切之感。麦田边，碧绿的蚕豆鼓胀着身子，躲在绿叶丛里，就像可爱的蚕茧；豌豆开出了清白的花朵，暗自吐露芬芳。看来不久以后，我就可以

品尝那清香的豌豆了。夏初的田野是清新的，村边更是绿意浓浓。村前村后池塘边的蒲草和芦苇都冒出青色的芽叶，如剑般叶片插在水中，蒲草边水波荡漾，偶有游鱼历历，雏鸭戏水。忍不住良久注视，心事一片荡漾，便觉夏日宁静，岁月悠长。

记得《西游记》里有诗：“溪边插蒲剑，榴火壮行图。”就写足乡野的初夏风光。在故乡山村里也有不少石榴树，它们栽种在房前屋后，夏初之时，石榴火红的花朵从绿叶丛中钻出，起初，仅是圆形的花苞。几场夏雨过后，花苞绽开了嘴，便吐出火红的花朵，花朵就像一个小小的喇叭，又像舞女的裙摆，映着满树的绿叶，分外耀眼，给夏初的山村平添了几分喜庆。石榴花开，也意味着夏忙即将来临。“榴火壮行图”，初夏过后就是麦收时节，是到该忙碌的时候了！

夏初行走在山村，处处浓荫匝地。槐树的枝叶茂密，叶子绿得发亮；楝树舒展着圆形叶片，招招摇摇；椿树更是挺拔向上，在极高处伸出枝叶，迎风歌吟。也不知从哪棵树的枝叶深处传出鸟儿清脆的鸣声，叽叽喳喳，唧唧啾啾。于是，一路绿荫笼身，时时清音盈耳。寇准说：“最怜夏木青阴合，时有莺声似故乡。”可见，这位著名政治家也是喜欢初夏风光的。

如今，离开故乡多年，上午独自在城市的筒子楼里，看着窗外的青青树木，遥想故乡初夏时节的田园风光，心底便泛出丝丝温暖。虽然这记忆已经遥远，但并不陌生，因为故乡的青青初夏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



毗陵我里（书法）赵世平 胡平 翻拍

被遗忘的经学家

——乡贤钱振隍逝世80周年祭

张戡炜

编者按：常州籍文博书画大家谢稚柳先生曾深情回忆：“名山先生（钱振隍，1875—1944）不仅教我读书，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的道理。他的‘道德文章’我至今觉得值得我怀念。他一生清贫正直，爱祖国，爱人民。解放前，常州邻近的县闹灾荒，先生曾多次将蜀书换得的钱去救济灾民（原载1986年《新华日报》）。”江南大学儒学钱名山自1914年设帐寄园，20余载，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八方学子纷至沓来，多达千人。小小

是儒生毕生追求。学脉所传，形成经学体系。两千年以降，经学影响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举凡两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法律、社会生活等，无不在经学的指导下运行。经学所据之儒家典籍，成为中华精神元典，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记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经学又成为多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成为国家精神的主体。

目前的苏东坡研究，研究方向一般都是东坡的诗词歌赋及行为事迹，东坡在常州临终时托付给常州人的经学著作，鲜有问津。从这个现象来看，苏东坡是一位被遗忘的经学家。与苏东坡类似的，常州还有一位被遗忘的经学家，就是清代的钱名山。

钱名山，原名钱振隍，后名钱名山，字梦麟，号滴星。常州乡党惯以钱振隍称之。说到钱振隍，常州人多以为是书法家。其书，名动江南。康有为称钱振隍之书：“除我之外，当世更无与此公匹敌。”民国四大书家之一的于右任称：“名山老先生的字比我好。”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徐悲鸿、朱屺瞻等都受到过钱振隍的影响。可见钱振隍当年在中国书坛的地位。

常州乡党一般还知道钱振隍是进

士。中国的进士，是地方文化的骄傲。旧时，某村某乡出了一名进士，是当地莫大的荣誉。常州人当然还知道钱振隍是官员。进士及第后，钱振隍任正六品刑部主事。只是这个官当了没多久，因不满官场习气，钱振隍辞官回常州，以诗画山水自娱。

深入一点了解的常州人，知道钱振隍是教育家。辞官回家后，钱振隍在常州东郊创办寄园，收英才而育之。常州地方文化中有“寄园弟子”一说，意思是钱振隍门下的学子。寄园弟子多奇才，谢玉岑、程沧波、马万里、谢稚柳、郑曼青、唐玉虬、虞逸夫等，都是当时中国艺坛与政坛的一时之秀。

常州当年一府辖八县，乡民们都知道钱振隍是慈善家。清光绪三十二年，阳湖县芙蓉圩大水，饥民无数，钱振隍罄书筹款，赈灾息争，乡民感而送匾。1930年常州城外马迹山遭灾，山民饿毙，钱振隍罄书赈灾，并到上海征集名家书画，赈之救灾。1934年，江南饥荒，溧阳为最。钱振隍带头罄书筹款，常州人感其义气，所募钱粮塞钱氏之门。1940年，常州遭遇百年未有之旱灾，钱振隍上书官府，开仓济民。

进士也好，书家也好，教育家也好，慈善家也好，其实，钱振隍作为江南大

儒，最重要的身份，也是被遗忘的身份，是经学家，中国最后一代经学大家。如同东坡最珍视“海南三书”，钱振隍留下的最值得珍视的，是经学著作《良心书》。

钱振隍所处时代，由清朝而民国，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儒生，作为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责任的儒门子弟，应该从传统的经学中，寻找安邦济民的良策，回答时代面对的问题，提出救国强基的方案。事实上，中华文化自春秋战国成熟，到汉代大一统国家建立后，是经学解决了国家与民族的主体问题。及至两宋，大一统国家被少数民族政权击破，同样是经学，解决了宋朝及后续政权的法统问题。清代到民国，中国面对世界列强，如何保持民族文化自主，保持中华法统延续，经学是否可以再次解决这个问题，是当时的经学家们梦牵魂萦的所在。常州经学家庄存与重新诠释了《孟子》中“尽心”的所在，门下学子龚自珍、魏源以此为依据，推动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遂成常州学派。

作为经学家的钱振隍，沿着常州经学前辈庄存与的学术道路，重新解读了儒家经典《孟子》。钱振隍认为，儒家经典非一般人能懂，要让经学重新指导中国的社会现实，一定要用最浅显的词语，说清楚最深刻的道理。钱振隍从《孟子》中钩出“良心”这个词，构建了自己的经学体系。他说：“良心即忠恕、即性善、即良知、即心之本体。但是，如果说忠恕、说性善、说良知、说本体，只有读书人才懂。如果不读书人讲，究竟费力。唯有良心二字，妙在无人不知，不假思索，不费唇舌，直捷痛快，不必另起炉灶。”“言学，必宗孟子。治太极西铭无益，良心出孟子，而人人知之，以之教人必易为力。”

钱振隍的经学体系，建构于孟子的学说，其核心内容是：“古来圣王的政治与学问，《六经》《四书》谆谆不倦所讲的，不过是讲是非，而是非，不过是香的香，臭的臭，美的美，丑的丑，如此而已。反过来便是非，便是非，便是非，便是非，便是没有良心。”

从最容易为大众理解的“良心”说出发，钱振隍提出，良心是人异于禽兽的区别，是人必须终生奉行的行为准则。种种无良，皆中国致弱之由，只须令以上种种人，大家将良心捧出做事，而天下平，中国强矣。处今之世，忽与人讲良心，莫不以为迂。不知天下盛衰强弱之关系，只在此两字，又何迂为？

常州的经学家，好像都容易被遗忘。苏东坡生前被朝中同僚称为“毗陵先生”，也就是同僚们都认为苏东坡是常州人，但没有人说他是经学家。庄存与是常州人，常州今文经学“常州学派”开山宗师，尽管弟子龚自珍、魏源名重天下，但没有人记得这位伟大的经学家。钱振隍亦是如此。钱振隍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经学研究，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书法作品。

中国经学不是外在于我的纯知识性存在，是关乎世道人心之学，是经世致用于人心之学。值得高兴的是，随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经学正在传承。2018年9月19日，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家中国经学研究院。相信常州这些被遗忘的经学家，在今后的文化复兴中，会擦去身上的泥垢，重新焕发出璀璨的思想光芒。

四月的花事

刘亦鸣

梅花是春天的隐士
在四月开启的花市上悄悄退场

兰花是春天的先知
在安静的角落里散发着幽香

桃花自带野性的绯闻
让不安分的男人想入非非

樱花喜欢结伴群居
绯红的拼图上写满爱的羞涩

海棠似娴静的淑女
是开在情人眼里的解语花

丁香花是恋爱中的少女
是恋人心中解不开的心结

梨花是守身如玉的少妇
总以飘零的方式自证清白

杜鹃花席地而坐
与山间撒野的年轻人打得火热

油菜花随性率真
适合做女人一生中灿烂的背景

四月的花事看上去火热热闹
但在恋人面前总是略显拘谨

四月的花季最决绝无情
一个转身就没了踪影



芍药花（水彩）大苏

一棵繁茂的小树

余毛毛

这棵小杨树是去年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家楼下的江滩上全是杨树林。一粒树种，随风飘荡，落到我家30层的顶层露台上，不知怎么的，就在墙角扎下根，生长起来。但它生长的环境太过于恶劣，它是从地板砖的缝隙里长出来的，而地板砖下也是水泥地。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有些小草小树，是能在水泥地上生长的，但它们长不好也长不大。我家这棵小白杨，树干只有我大拇指粗细，树枝比筷子都细，最大的树叶都没鸡蛋大，它长到和我差不多高的时候就不长了，它永远都是棵小树。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它都是副枯枝的模样，天天看它，也没什么感觉，就像露台上的那条板凳，就是个存在而已。

然而，春天来了，它慢慢地有了些变化。先是每根树枝的顶上长出个褐色的小芽苞，这引发了我的兴趣，谁有

这么优越的条件来观察一棵小树的成长呢？这么方便，几乎都不费事。于是，我开始像胡适看他的兰花草一样，“朝朝频频惜，夜夜不能忘”地观察它。慢慢的，芽苞们裂开，长出鹅黄色的比小指甲都小的的小叶片；叶片多少不一，多则九片，少则六片；慢慢的，叶片们开始长大，色泽变成青绿，并长出细嫩的暗红色叶柄，能在风中袅袅地起舞了，而不是可怜地贴在枝头摇晃。虽然每根枝头都长出树叶，但这棵小树一共才只有几十根树枝，也谈不上繁茂。不着急，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小杨树采取的是往下走策略，当顶端的小叶长成以后，树枝的第二节又生出一个芽苞，把顶端的树叶生长过程再重复一遍；然后是第三个芽苞……于是，一棵具体而微的杨树就这么有模有样地生长起来。

我有楼下江滩的杨树林里去看树，每棵树都有碗口粗，每棵都笔直地